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 下卷 · 蔡东藩 / 著

明史演义



毛泽东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国历史读物

毛泽东要求儿子阅读的历史读物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中
國
歷
史
通
俗
演
義

下卷 · 蔡东藩 / 著

明史演義



毛泽东推荐给党的高级干部的中国历史读物

毛泽东要求儿子阅读的历史必读物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史演义/蔡东藩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

(中国历史通俗演义)

ISBN 978—7—80211—653—5

I. 明… II. 蔡… III. 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0998 号

明史演义·下卷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王正斌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总编室) (010) 66509246 (编辑室)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582 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9.80 元 (全三册)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目 录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1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8
第七十回	误服丹铅病归冥策 脱身羁继怅断鼎湖	15
第七十一回	王总督招纳降番 冯中官诉逐首辅	22
第七十二回	莽男子闯入深宫 贤法司力翻成案	29
第七十三回	夺亲情相臣嫉谏 规主阙母教流芳	36
第七十四回	王宫人喜中生子 张宰辅身后籍家	43
第七十五回	侍母膳奉教立储 惑妃言誓神缄约	50



第七十六回	据镇城哼氏倡乱 用说客叛党骈诛	57
第七十七回	救藩封猛攻平壤 破和议再战岛山	63
第七十八回	虎将征蛮破巢诛逆 蠹鱼食字决策建储	70
第七十九回	获妖书沈一贯生风 遣福王叶向高主议	77
第八十回	审张差宫中析疑案 任杨镐塞外覆全军	84
第八十一回	联翠袖相约乞荣封 服红丸即夕倾大命	91
第八十二回	选侍移宫诏宣旧恶 庸医悬案弹及辅臣	98
第八十三回	大吃醋两魏争风 真奇冤数妃毕命	105
第八十四回	王化贞失守广宁堡 朱燮元巧击吕公车	112
第八十五回	新抚赴援孤城却敌 叛徒归命首逆伏诛	119
第八十六回	赵中丞荡平妖寇 杨都谏纠劾权阉	125

第八十七回	魏忠贤喜得点将录 许显纯滥用非法刑	132
第八十八回	兴党狱缙骑被伤 媚奸珰生祠迭建	139
第八十九回	排后族魏阉谋逆 承兄位信邸登基	146
第九十回	惩淫恶阖家骈戮 受招抚渠帅立功	153
第九十一回	徐光启荐用客卿 袁崇焕入援畿辅	160
第九十二回	中敌计冤沉碧血 遇岁饥啸聚绿林	167
第九十三回	战秦晋曹文诏扬威 闹登莱孔有德亡命	174
第九十四回	陈奇瑜得贿纵寇 秦良玉奉诏勤王	181
第九十五回	张献忠伪降熊文灿 杨嗣昌陷歿卢象升	188
第九十六回	失襄阳庸帅自裁 走河南逆闯复炽	195
第九十七回	决大河漂没汴梁城 通内线恭进田妃舄	202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明
史
演
义

却说御史邹应龙，因得了梦兆，专劾东楼，拜本上去，当由世宗展览，疏中略说：

世蕃凭借权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馈遗，每一开选，则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以致选法大坏，市道公行，群丑竞趋，索价转巨。如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一万二千金而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赃贿，为之通关节者，不下十余人，而伊子锦衣卫严鹤，中书严鸿，家奴严年，中书罗龙文为甚，即数人之中，严年尤为狡黠，世蕃委以腹心，诸鬻官爵自世蕃所者，年率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竞为媚奉，呼曰萼山先生，不敢名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等处，无虑数十所，而以恶仆严冬主之，押勒侵夺，怙势肆虐，所在民怨入骨。尤有甚者，往岁世蕃遭母丧，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养，令其子鹤，代为扶柩南旋，世蕃名虽居忧，实系纵欲。狎客曲宴拥侍，姬妾屡舞高歌，日以继夕。至鹤本豚鼠无知，习闻赃秽，视祖母丧，有同奇货，骚扰道路，百计需索。其往返所经，诸司悉望风承色，郡邑为空。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民穷财尽，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贪婪无度，掊克日棘，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偿已买官之费，如此则民安得不贫？国安得不竭？天人灾警，安得不迭至？臣请斩世蕃首，以示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报而溺爱恶子，弄权黷货，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嵩、世蕃，幸乞陛下明鉴！



世宗览罢，即召入大学士徐阶，与他商议。阶密请道：“严氏父子，罪恶昭彰，应由陛下迅断，毋滋他患。”世宗点首，阶即趋出，径造严府。此时严嵩父子已闻应龙上疏，恐有不测，见阶到来，慌忙出迎，寒暄甫毕，即问及应龙劾奏事。阶从容答道：“今日小弟人值西内，适应龙奏至，上头阅罢，不知何故大怒，立召小弟问话。弟即上言严相柄政多年，并无过失，严公子平日行为，应亦不如原奏的利害，务乞圣上勿可偏听，小弟说到此语，但见天威已经渐霁，谅可无他虞了。”这是徐阶弄巧处。嵩忙下拜道：“多年老友，全仗挽回，老朽应当拜谢。”对付夏言故态，又复出现。世蕃亦随父叩头，惊得徐阶答礼不迭，连称不敢，一面还拜，一面扶起严嵩父子。世蕃且召出妻孥，全体叩首，阶又谦让不遑，并用好言劝慰，方才别去。

严嵩父子送阶出门，还家未几，即有锦衣卫到来，宣读诏书，勒令严嵩致仕，并逮世蕃下狱。嵩跪在地下，几不能起，但见世蕃已免冠褫衣，被锦衣卫牵扯而去。嵩方徐徐起来，泪如雨下，呜呜咽咽地说道：“罢了！罢了！徐老头儿明知此事，还来探试，真正可恶！”你也被人播弄么？转又自念：“现在邀宠的大臣，莫如徐阶，除他一人，无可营救。”正在满腹踌躇，鄢懋卿、万案等都来探望。万案为大理寺卿，懋卿时已入任刑部侍郎，两人都是严府走狗。见了严嵩，嵩方与交谈，不防锦衣卫又到，立索世蕃子严鹄、严鸿及家奴严年，吓得严嵩说不出话，鄢、万两人也是没法，只好将三人交出，由锦衣卫带去。忽又由家人通报，中书罗龙文也已被逮了。真要急杀。

这时候的严府内外，统是凄惶万状，窘迫十分，大众围住鄢懋卿、万案，求他设法。懋卿搔头挖耳的，想了一会，方道：“有了！有了！”与“罢了罢了”四字，相映成趣。大家闻了此语，忙问何法？懋卿道：“你等休要慌张，自有处置！”说罢，便与严嵩附耳数语。嵩答道：“这也是无法中的一法，但恐徐老头儿作梗，仍然不行。”万案道，“何妨着人往探，究竟徐老头儿是何主见？”嵩乃遣心腹往探徐阶，未几还报，传述徐阶言语，谓我非严氏，无从得高官厚禄，决不负心等语。懋卿道：“这老头儿诡计多端，他的言语，岂可深信，我等且照计去办再说。”随即匆匆别去。不一日，有诏将

蓝道行下狱，原来道行扶乩，已被懋卿等察知，此次欲救世蕃，遂贿通内传，倾陷道行，只说应龙上疏，由道行主唆所致。世宗果然中计，竟将道行拘系起来。懋卿等复密遣干役，嘱令道行委罪徐阶，便可脱罪。道行道：“除贪官是皇上本意，纠贪罪是御史本职，何预徐阁老事？”偏不受给，鄙懋卿等奈何？严嵩父子奈何？这数语报知懋卿，弄得画饼充饥，仍然没法，不得已减等拟罪，只坐世蕃得赃八百两，余无实据，于是世蕃得谪戍雷州卫，其子鹄、鸿及私党罗龙文，俱戍边疆，严年永禁，擢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侍郎魏谦吉等，皆坐奸党，贬谪有差。

未几，御史郑洛劾奏鄙懋卿、万案，朋比为奸，鄙、万皆免官。又未几，给事中赵灼、沈淳、陈瓚等，先后劾工部侍郎刘伯跃、刑部侍郎何迁、右通政胡汝霖、光禄寺少卿白启常、副使袁应枢、湖广巡抚都御史张雨、谕德唐汝楫、国子祭酒王材，俱系严家亲故，陆续罢去。舆论大快。

已而朝旨复下，加恩有严鸿为民，令侍嵩归里。徐阶见诏，以世宗竟复向嵩，不无后患，急欲入内启奏。世宗望见徐阶，便召他上前，与语道：“朕日理万机，不胜劳敝，现在庄敬太子载壑，虽已去世，幸载屋、载圳俱已年长，朕拟就此禅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卿意以为何如？”阶叩头极谏，力持不可，世宗道：“卿等即不欲违大义，但必天下皆仰奉朕命，阐玄修仙，然后朕可在位呢。”阶尚欲申奏，世宗又道：“严嵩辅政，约二十多年，他事功过不必论，惟赞助玄修，始终不改，这是他的第一诚心。今嵩已归休，伊子已伏罪，敢有再来多言，似邹应龙一般人物，朕决不宽贷，定当处斩！”欲禁止徐阶之口，故尔先言。阶不禁失色，唯唯而退。及归至私第，默念：“严嵩已去，一时未必起复，这且还是小事，惟裕王载屋、景王载圳，并出邸中，居处衣服无殊，载圳意图夺嫡，莫非运动内禅，致有今日之谕，此事不可不预防呢。”看官总还记着！小子于五十九回中曾叙过世宗八子，夭逝五人，只载壑立为皇太子，载屋封裕王，载圳封景王，载壑年逾弱冠，又遭病歿，当时廷臣曾请续立裕王，世宗以两次立储，皆不永年，因拟延迟时日，再行册立。景王本册封安陆，只是留京不遣，徐阶乃潜结内侍，嘱他



乘间奏请，说是景邸在京，人言藉藉，应早事安排云云。此策一行，才有旨令景王就国。景王就封四年，尝侵占土地湖陂，约数万顷，既而病逝，世宗语徐阶道：“此儿素谋夺嫡，今已死了。”言下似觉惬意，并无悲感。阶亦不过敷衍两语，暗中恰不免失笑，这是后话不表（复应第五十九回事，看似闲文，实是要笔）。



且说严嵩就道后，尚密赂内侍，令讦发道行奸状。道行竟长系不放，瘐死狱中。乩仙何不助他一臂。及嵩到南昌，正值万寿期近，即与地方官商议，在南昌城内铁柱观中，延道士蓝田玉等为帝建醮，祈求遐福。田玉自言能书符召鹤，嵩即令他如法施行，田玉登坛诵咒，捏诀书符，在炉中焚化起来，纸灰直冲霄汉，不到片刻，居然有白鹤飞来，绕坛三匝，望空而去。嵩遂与田玉交好，令授召鹤的秘法，一面制成祈鹤文，托巡抚代奏。时陶仲文已死，又死了一个神仙，朝命御史姜儼、王大任等巡行天下，访求方士以及秘书符篆等件。姜、工二人到了江西，与嵩会晤，嵩便将蓝田玉所授符篆，浼他入献。旋得朝旨，温词褒奖，并赐金帛；随即上表谢恩，并乘机干请，略言：“臣年八十有四，惟一子世蕃及孙鹤，赴戍千里，臣一旦填沟壑，无人可托后事。惟陛下格外矜怜，特赐臣儿放归，养臣余年”等语。谁料世宗竟佛然道：“嵩有孙鸿侍养，已是特别加恩，还想意外侥幸么？”这语也出严嵩意外。

嵩闻世宗谕旨，甚是快快，忽见世蕃父子自外进来，不觉又惊又喜，便问道：“你如何得放回家！”世蕃道：“儿不愿去雷州卫，所以暗地逃回。”嵩复道：“回来甚好，但或被朝廷闻知，岂非罪上加罪么？”世蕃道：“不妨事的。皇上深居西内，何从知悉？若虑这徐老儿，哼！哼！恐怕他这头颅，也要不保哩。”嵩惊问何谓，世蕃道：“罗龙文亦未到戍所，现逃入徽州歙县，招集刺客，当取徐老头儿及应龙首级，泄我余恨。”嵩跌足道：“儿误了。今幸圣恩宽大，俾我善归，似你赃款累累，不予重刑，但命谪戍，我父子仍然平安；尚未吃一点苦楚，他日君心一转，可望恩赦，再享荣华。如你所说，与叛逆何异？况且朝廷今日，正眷重厚升（徐阶别字），升迁应龙，倘闻你

有阴谋，不特你我性命难保，恐严氏一族，也要尽灭了。”为世蕃计，尚是金玉之言。世蕃不以为然，尚欲答辩，忽闻人声鼎沸，从门外喧嚷进来。嵩大惊失色，正要命家人问故，但见门上已有人进报，说是伊王府内，差来三十名校尉，二十余名乐工，硬索还款数万金，立刻就要付他。嵩叹道：“有这等事么？他也未免逼人。”当下责备门役道：“你所司何事，乃容他这般吵闹？”门役回答道：“他已来过数次，声势汹汹，无理可喻。”嵩闻言，气得面色转青，拈须不语。

看官！道这伊王是何人？原来是太祖二十五子厉王橐的六世孙，名叫典模，贪戾无状，性尤好色，尝夺取民舍，广建邸第，重台复榭，不啻宫阙；又令校尉乐工等人，招选民间女子，共得七百余人，内有九十名中选，留传王宫，其余落选的女子，勒令民家纳金取赎，校尉乐工等，乐得从中取利，任情索价，并择姿容较美的，迫她荐枕。上下淫乱，日夕取乐，就是民间备价赎还，也是残花败柳，无复完璧。巡抚都御史张永明等上言罪状，有旨令毁坏宫室，归还民女，并执群小付有司。典模抗不奉诏，永明等又复奏闻，经法司议再加罪，照徽王载堦故例，废为庶人，禁锢高墙（载堦事见六十六回）。典模方才恐惧，即遣人资金数万，求严嵩代为转圜。严嵩生平所爱的是金银，便老实收受，一口答应；哪知自己也失了权势，惴惴归来。典模闻这消息，因令原差索还（不要加息，我说伊王还是厚道）。接连数次，都被门上挡住，他乃特遣多人，登门硬索。严嵩不愿归还，又不好不还，沉吟了好一歇，怎禁得外面越噪越闹，不得已将原金取出，付还来使。乐工校尉等携金自去，到了湖口，忽遇着绿林豪客，蜂拥而来，大都明火执仗，来夺金银，乐工等本是没用，彼此逃命要紧，管着甚么金银，校尉三十名还算有点气力，拔刀相向，与众盗交斗起来，刀来刀往，各显神通，究竟寡不敌众，弱不敌强，霎时间血染猩红，所有三十名校尉，只剩得八九人，看看势力不及，也只好弃了金银，落荒逃去。众盗撵金归还，顺路送到严府。看官阅此！这班绿林豪客，难道是严府爪牙么？据小子所闻，乃是世蕃暗遣家役及带来亡命徒多人，扮作强盗模样，劫回原金。严氏父子喜出望外，自不消





说。世蕃狡险，一至于此。典模已经得罪，还向何处申诉，眼见得这项劫案，没人过问了。

世蕃见无人举发，胆子越大，益发妄行，招集工匠数千人，大治私第，建园筑亭，豪奴悍仆，仍挟相府余威，凌轹官民。适有袁州推官郭谏臣奉公出差，道过嵩里。但见赫赫华门，百工齐集，搬砖运木，忙碌非常，内有三五名干仆，狐裘领袖，在场监工，仍然是颐指气使，一呼百诺的气象。谏臣私问随役道：“这不是严相故第么？”随役答一“是”字，谏臣乘便过去，将入工厂，观察形景，不防厂中已有人喝道：“监工重地，闲人不得擅入，快与我退下去！”谏臣的随役抢上一步，与语道：“家主是本州推官。”言未已，那人复张目道：“什么推官不推官，总教推出去罢了。”推官的名义，想是这般。谏臣听了，也不禁启问道：“敢问高姓大名？”那人复道：“谁不晓得是严相府中的严六？”谏臣冷笑道：“失敬失敬！”严六尚漫辱不绝，随役正要与他理论，被谏臣喝止，悄然走出。厂内也有稍稍知事的，语严六道：“地方有司，应该尊敬一点，不要如此待慢。”严六道：“京堂科道等官，伺候我家主人，出入门下，我要叱他数声，哪个敢与我抗？偌大推官，怕他什么？”谏臣踉跄趋走，工役等一齐嘲笑，随手拾起瓦砾，接连掷去，作为送行的礼物。放肆已极。那时谏臣忍无可忍，不能不发泄出来，小子有诗咏道：

意气凌人太不该，

况遭州吏一麾来。

豪门转瞬成墟落，

才识豪奴是祸媒。

毕竟谏臣如何泄愤，容俟下回表明。

徐阶之使诈，不亚于严嵩，然后人多毁嵩而誉阶，以阶之诈计，为嵩而设。明无阶，谁与黜嵩？然后知因地而施，诈亦成名。古圣贤之所以重权道者，正为此也。但严氏之被谴，何一不由自取？于阶固无尤焉。嵩以青词得幸，骤跻显位，柄政至二十余年，无功于国，专事殃民，而其子世蕃，贪黠

第六十八回 权门势倒祸及儿曹 王府银归途逢暴客

尤过乃父，放利而行，怨愈丛，祸愈速，安得不倾？安得不亡？况逃戍所，秦恶客，劫还贿银，嵩之所不敢为者，而世蕃独为之。死已临头，犹且大肆，此而不遭覆歿，天下尚有是非乎？至于豪奴走狗，凌辱推官，恃势行凶，更不足道，然亦未始非严嵩父子之所酿成。有悍主乃有悍仆，敢告当世，毋挟强以取祸焉。





第六十九回 破奸谋严世蕃伏法 剿宿寇戚继光冲锋

却说袁州推官郭谏臣，因受严六的凌辱，无从泄愤，遂具书揭严氏罪恶，呈上南京御史林润。巧值林润巡视江防，会晤谏臣，又由谏臣面诉始末，把罗龙文阴养刺客事，亦一一陈明。林润遂上疏驰奏道：

臣巡视上江，备访江洋群盗，悉窜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志，推严世蕃为主。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日夜与龙文诽谤朝政，动摇人心，近者假治第为名，聚众至四千人道路汹汹，咸谓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

疏入后，世宗大加震怒，立命林润捕世蕃等，入京问罪。林润得旨，一面檄徽州府推官栗祁，缉拿罗龙文，一面亲赴九江，与郭谏臣接洽。谏臣先白监司，将严府工匠四千人，勒令遣散，然后围住世蕃府第。罗龙文在徽州，闻有缉捕消息，急忙逃至严府，不防严府已围得水泄不通，此时自投罗网，还有甚么侥幸？一声呼喝，已被拿住，严世蕃本无兵甲，所有工匠已被遣散，只好束手受缚。林润乃谕袁州府，详访严氏罪状，汇集成案，复上疏劾严嵩父子道：

世蕃罪恶，积非一日，任彭孔为主谋，罗龙文为羽翼，恶子严鹄、严鸿为爪牙，占会城廨仓，吞宗藩府第，夺平民房舍，又改鳌祀之宫以为家祠，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栏横槛，峻宇雕墙，巍然朝堂之规模也。袁城之中，列为五府，南府居鹄，西府居鸿，东府居绍庆，中府居绍庠，而嵩与世蕃，则居相府，招四方之亡命，为护卫之壮丁，森然分封之仪度也。总天下之货宝，尽入其家，世蕃已逾天府，诸子各冠东南，虽豪仆严年，谋客彭

孔，家资亦称亿万，民穷盗起，取此之由，而曰朝廷无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而曰朝廷无如我乐。甚者富养厮徒，招纳叛卒，旦则伐鼓而聚，暮则鸣金而解，明称官舍，出没江广，劫掠士民，其家人严寿二、严银一等，阴养刺客，昏夜杀人，夺人子女，劫人金钱，半岁之间，事发者二十有七。而且包藏祸心，阴结典榷，在朝则为宁贤，居乡则为宸濠，以一人之身，而总群奸之恶，虽赤其族，犹有余辜。严嵩不顾子未赴伍，朦胧请移近卫，既奉明旨，居然藏匿，以国法为不足遵，以公议为不足恤，世蕃稔恶，有司受词数千，尽送父嵩。嵩阅其词而处分之，尚可诿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纵之，又曲庇之，此臣谓嵩不能无罪也。现已将世蕃、龙文等，拿解京师，伏乞皇上尽情惩治，以为将来之罔上行私，藐法谋逆者戒！

这疏继上，世宗自然动怒，立命法司严讯，世蕃在狱，神色自若，反抵掌笑道：“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龙文已经下狱，难道能请龙王么？严氏旧党，在京尚多，统为世蕃怀忧，暗中贿通狱卒，入内探望。世蕃道：“招摇纳贿，我亦不必自讳，好在当今皇帝，并未办过多少贪官，此层尽可无虑。若说聚众为逆，尚无实在证据，可讽言官削去。我想杨、沈两案，是廷臣常谈，据为我家罪案，今烦诸位当众宣扬，只说这两案最关重大，邹、林两人并未加入奏疏，哪里能扳倒严氏？他们听以为真，再去上疏，那时我便可出狱了。”奇谈。大众道：“杨、沈两案，再或加入，情罪愈重，奈何谓可出狱？”我亦要问。世蕃道：“杨继盛、沈鍊下狱，虽由我父拟旨，终究是皇上主裁，若重行提及，必然触怒皇上，加罪他们，我不是可脱罪么？”世宗脏腑，已被他窥透，故在京时所拟奏对，无不中彀，几玩世宗于股掌之上，此次若非徐阶，亦必中彼计，奸人之巧伺上意也如此。

大众领计而去，故意的游说当道，扬言都中，刑部尚书黄光升、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等，果然堕入狡谋，拟将杨、沈两案归罪严氏，再行劾奏。属稿已定，走谒大学士徐阶谈及续劾严氏的事情。徐阶道：“诸君如何属稿，可否令我一闻？”光升道：“正要就正阁老呢。”说罢，即从怀





中取出稿纸，交与徐阶。阶从头至尾，瞧了一遍，淡淡的说道：“法家断案，谅无错误，今日已不及拜疏，诸君请入内厅茗谈罢。”于是阶为前导，光升等后随，同入内厅，左右分坐。献茗毕，阶屏退家人，笑向光升等问道：“诸君意中，将欲活严公子么？”奇问，恰针对世蕃奇谈。光升等齐声答道：“小严一死，尚不足蔽罪，奈何令他再活？”阶点首道：“照此说来，是非致死小严不可，奈何牵入杨、沈两案？”老徐出头，小严奈何。张永明道：“用杨、沈事，正要他抵死。”阶又笑道：“诸君弄错了，杨、沈冤死，原是人人痛愤，但杨死由特旨，沈死由泛旨，今上英明，岂肯自承不是吗？如果照此申奏，一人御览，必疑法司借了严氏，归罪皇上，上必震怒，言事诸人，恐皆不免，严公子反得逍遥法外，骑款段驴出都门去了。”仿佛孙庞斗智。光升闻到此言，才恍然大悟，齐声道：“阁老高见，足令晚辈钦服，但奏稿将如何裁定，还乞明教。”阶答道：“现在奸党在京，耳目众多，稍一迟延，必然泄漏机谋，即致败事，今日急宜改定，只须把林御史原疏中，所说聚众为非的事件，尽情抉发，参人旁证，便足推倒严氏了。但须请大司寇执笔。”光升谦不敢当，永明等复争推徐阶，阶至此，方从袖中取出一纸，示众人道：“老朽已拟定一稿，请诸公过目，未知可合用否？”预备久了。众人览稿，见徐阶所拟，与林润原奏，大略相似，内中增入各条，一系罗龙文与汪直交通，贿世蕃求官；二系世蕃用术者言，以南昌仓地有王气，取以治第，规模不亚王阙；三系勾结宗人典模，阴伺非常，多聚亡命，北通胡虏，南结倭寇，互约响应等语。光升道：“好极！好极！小严的头颅，管教从此分离了。”徐阶即召缮折的记室，令人密室，阖门速写。好在光升等随带印章，待已写毕，瞧了一周，即用印加封，由光升亲往递呈，大众别去徐阶，专待好音。

是时世蕃在狱，闻光升、永明等已将杨、沈两案加入，自喜奸计得行，语龙文道：“众官欲把你我偿杨、沈命，奈何？”龙文不应。世蕃握龙文手，附耳语道：“我等且畅饮，不出十日，定可出狱。皇上因此还念我父，再降恩命，也未可知。惟悔从前不先取徐阶首，致有今日，这也由我父养恶至

此，不消说了。功则归己，过则归父。今已早晚可归，用前计未迟，看那徐老头儿及邹、林诸贼等，得逃我手吗？”除非后世。龙文再欲细问，世蕃笑道：“取酒过来，我与你先痛饮一番，到了出狱，自然深信我言，毋劳多说。”原来两人在狱，与家居也差不多。没有如夫人相陪，究竟不及家里。他手中有了黄金，哪一个不来趋奉，所以狱中役卒，与家内奴仆一般。两人呼酒索肉，无不立应，彼此吃得烂醉，鼾睡一宵。

到了次日午后，忽有狱卒走报，朝旨复下，着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鞠讯，已来提及两公了。世蕃诧异道：“莫非另有变卦吗？”言未已，当有锦衣卫趋入，将两人反翦而去。不一时，已到长安门，但见徐老头儿正朝服出来，三法司等一同恭迓，相偕入厅事中，据案列坐。两人奉召入厅，跪在下面，徐阶也未尝絮问，只从袖中取出原疏，掷令世蕃自阅。世蕃瞧罢，吓得面色如土，只好连声呼冤。徐阶笑道：“严公子！你也不必狡赖了，朝廷已探得确凿，方命我等质问，以昭信实。”世蕃着急道：“徐公！徐公！你定要埋死我父子吗？”何不立取彼首。徐阶道：“自作孽，不可活，怨我何为？”言毕，便语三法司道：“我等且退堂罢！”法司应命，仍令世蕃等还系。徐阶匆匆趋出，还至私第亲自缮疏，极言事已勘实，如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具有显证，请速正典刑，借泄公愤！这疏上去，好似世蕃的催命符，不到一日，即有旨令将世蕃、龙文处斩。世蕃还系时，已与龙文道：“此番休了。”奸党齐来探望，世蕃只俯首沉吟，不发一言。还有何想？既而下诏处斩，两人急得没法，只得抱头痛哭。其时世蕃家人多到狱中，请世蕃寄书回家，与父诀别。当下取过纸笔，磨墨展毫，送至世蕃面前。世蕃执笔在手，泪珠儿簌簌流下，一张白纸，半张温透，手亦发颤起来，不能书字。也有今日。转瞬间监斩官至，押出两人，如法捆绑，斩决市曹。难为了数十个如夫人。朝旨又削严嵩为民，令江西抚按籍没家产。抚按等不敢怠慢，立至严府查抄，共得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三百余万两，珍异充斥，几逾天府。更鞠彭孔及严氏家人，得蔽匿奸盗，占夺民田子女等状，计二十七人，一律发配，将严嵩驱出门外，家屋发封。嵩寄食墓舍后，二年饿死。相士之言，不为不验。二

